

致使义重动句的语义辨析

田 禾

I 引言

重动句是指同一个动词在句子中带宾语并在宾语后重复出现、继而后接补语的句子，如：

(1) 他喝酒喝得很多。

(2) 他喝酒喝醉了。

已有的研究发现，有些重动句可以表达致使义，像例(2)的补语“醉”是由“喝”引起的结果，“喝”致使“醉”这个结果产生。重动句并不都具有表达致使的功能，本文仅以表致使的重动句为对象，探讨重动句在表致使义时的句式特征，从而明确这类句式所表达的语义重心。并通过与其他致使句进行对比，进而探讨汉语表达致使语义的不同方式，以期对用重动句表达致使的使用条件加以归纳。

II 从补语的语义指向来看致使义的表达

1. 致使结果体现的对象

重动句根据形式和语义的不同可以进行多种划分。从补语的类型来看，在形式上最明显的是带“得”字和没有“得”字的两种形式。而从补语的成分来看又有结果补语、状态补语、时间补语、及少数可能补语等多种类型。从语义角度来划分的话，主要关注动补结构项与主语、动宾结构项之间的语义关系。唐翠菊(2001)将重动句分为致使性和非致使性两种，其主要依据是能否变换成“VO把SV' C”格式，如原文的例子：

(3) 他讲课讲得口干舌燥。→讲课把他讲得口干舌燥。(原文例句2a)

(4) 他讲课讲得很棒。——>*讲课把他讲得很棒。(原文例句2b)

文中认为能够变换的是致使性重动句，并指出致使性重动句的补语只有结果和状态两种形式，语义指向都是主语S。同时，该文认为“当S、V、O、C四项句法成分共现时，如果C是说明S的，S、V、O、C最可能的配列方式就是重动句格式。”结论中说：“人们在论及重动句时一般认为，重动句可以变换成‘把’字句¹⁾或主谓谓语句。实际上，能变换成主谓谓语句、‘把’

1) 这里的“把”字句是指“S把OV'C”格式。

字句的是部分非致使性重动句，而致使性重动句一般不能变换成‘把’字句或主谓谓语句。”这里涉及到了有关重动句研究的几个焦点问题，即补语的语义指向、与其他格式的异同、重动句的选择条件。其中对补语的语义指向是S这一特征的归纳，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从实际语料中我们发现，确实大量重动句的补语语义指向是S，可以说这是重动句最典型的句式特征之一。但是也有补语的语义指向O或V，而指向O的重动句也有表示致使义的类型。如：

(5) 她做饭做糊了，被婆婆骂了一顿。

结果补语“糊”指向O“饭”，是动作“做”导致的结果。但是如果按照唐翠菊(2001)的分类方法这个句子就不能划为致使性的重动句，因为无法变换为“*做饭把她做糊了”。

我们认为把字句“她把饭做糊了。”能够成立就足以证明V的致使作用的实现，而能否变换成“VO把SV’C”格式并不是区分致使性与非致使性重动句的依据，而应当是判断致使对象是否是S的依据。换句话说，“S把OV’C”格式的致使结果体现在O上，而“VO把SV’C”格式的致使结果则体现在S上。

2. 非自主损益

陈忠(2012)对重动句从句子的功能角度进行了分类。共分ABCD四个大类，其中A类又分为A1“非自主直接损益”(原文例句:打蚊子打累了)和A2“非自主牵连损益”(原文例句:炒菜炒糊了)两个小类。从动作行为的结果偏离预期而造成S的非自主损益这个角度出发进行的这种分类，重新处理了补语语义指向受事的情况，认为“此类重动句表示施事因受事或当事的损益而‘无意’中连带遭受损益”，这一分析将致使结果统一引向了S。B类“因果估计”(原文例句:他吃饭吃得满头大汗。)实际上是剔除了“他买车买贵了。”这种不含因果的句子，可以看作是非自主损益的另一种类型。C类“惯常特征评估”(原文例句:他唱歌儿唱得好。)与A、B两类不同，“不直接涉及受事或施事的遭遇，也没有意外、损益的含义”。D类“进程”主要是时间补语(原文例句:打蚊子打了一夜)。可以看出，A类和B类有致使义，C、D类不含致使义。

周红(2005)也指出“重动句中的致使结果倾向于指向使因事件的主体(致使者)”。我们认为非自主损益的提法比单纯从语义指向来分析，更好地揭示出了重动句表致使义时的特征。从致使结果来看，可以说，重动句所表达的致使义是以S为主体的，S非自主的直接或间接损益就是重动句所表达的致使结果。

已有多篇论文论及重动句表现的致使结果的偏离性²⁾，具体体现在句子中通常是直接由补语语义指向S显现出来，而间接损益的表达是如何实现的需要进一步考察。

2) 如项开喜(1997)〈汉语重动句式的功能研究〉(《中国语文》第4期);张旺熹(2002)〈重动结构的远距离因果关系动因〉等。

III 致使义的实现

1. 小句叠加

孙红玲(2004)试图用量变的概念来描述致使性重动句。指出“致使性重动句表现的是一个以‘常量→小量/大量→超常量→质变’为典型量变过程的量变图式。在致使性重动句中,量变引起了质变,不同语义类的重动句凸显的是不同阶段的量变过程。”这样说来,重动句的致使结果就是一个“质变”的结果,那么,在一个句子中具体是通过什么方式显现这种质变的呢?

综合实际语料可以将重动句所表达的致使类型概括如下:

(6)他干活干累了,就会抽两袋烟歇一歇。

(7)晚上我吃饺子吃多了,直反胃。

(8)小徒弟裁衣服裁小了,吓得够呛。

以上3例都是带结果补语的情况,都表示S的非自主损益的被致使结果,不同的是,各句通过补语所涉及的不同语义指向来实现致使:

他干活+他累了;

我吃饺子+吃多了;

小徒弟裁衣服+衣服小了

不管是指向S还是V或是O,结果补语必须从基本型SV0中选取一项,并以其为对象加以叙述,可以说重动句用结果补语表示致使的手段就是基本型与后补小句的叠加,受语言的经济原则的制约,同义合并而成为一个句子。补语的选项在理论上是自由的,可以任选S、V、O的任何一项,只要语义搭配合格就能成立。正因为如此,“张三追李四追累了。”既可能是S张三累了,也可能是O李四累了。³⁾

致使性重动句还有带“得”字的类型:

(9)他干活干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10)我吃饺子吃得胃疼。

(11)小徒弟裁衣服裁得太小了。

用“得”字的重动句有很多表示评估,比如“他说汉语说得很好。”只是对动词所达到的程度进行评价,“得”的作用之一是为了区别宾语。致使也可以说是动词所达到的程度的一种,只不过是出新出现的一个客观事实来说明。从补语的语义指向来看:

他干活+他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我吃饺子+我胃疼;

小徒弟裁衣服+衣服太小了

与不带“得”字的致使句相比较可以发现,带“得”字的致使性重动句没有补语语义指向V

3) 不过,唐翠菊(2001)的问卷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选择张三累了,认为有歧义的人寥寥无几。我们认为这跟主语最容易成为话题有关。

的情况。

理论上不管是否带“得”字，补语的语义都可以指向S、V、O的任意一项。但是，带“得”字的补语是用一个客观事实的出现来说明致使结果的实现，即使是要说明的目标设定在V，如例(10)可以理解为由“胃疼”这个新情况的出现来说明“吃多了”，势必最终还是落实在用名词性的S或O的变化来体现结果，这样一来就没有语义指向V的可能。

实际上包括语义指向V的补语如“吃多了”，整个句子的致使义也还是通过S的损益即S的变化来实现的，所以可以说仍然是通过一个名词性成分的变化来具体体现致使结果。

还有一种致使义的重动句更直接地用一个新情况的出现来显现致使的结果：

(12) 她扫地扫出了一个戒指。

(13) 你干工作干出了成绩，当然要表扬。

(14) 没想到她嫁人嫁到美国去了，再也见不着了。

对于例(12)这种句子，孙红玲(2004)指出“在这类重动句中，质变不是由量变引起的，所以不存在量变过程。”句子的补语指向动词，用一个偶然出现的事物来显现动词的致使结果。不过这种意外性仍然可以说是表示S的非自主损益，从这个角度看和其他的致使义重动句有共同特征。

用“出”引出的新情况大部分是像例(12)这种意料之外的结果，不过也还有表示目标达成的情况，如例(13)，出成绩是干工作积累的结果，明显存在一个量变的过程。用“到”也类似，既可以有意外的结果，如例(14)，也可以是目标达成：

(15) 她总算如愿以偿，嫁人嫁到美国去了。

不过即使是表示目标达成，也未必一定存在量变的过程。例(15)也可以理解为因为嫁人所以她到美国去了，只表示因果而已。

以上例句分析显示，重动句的致使义是通过小句叠加之后、由补语所叙述的一个客观情况的出现来实现的，这个新情况多是以S所发生的变化来具体显现，也有补语的语义脱离S、O而以“出/到”等动词介引出来的新情况。

2. 动词重复的功用

虽然可以说重动句是小句叠加而构成的，但是如果按照经济原则来组合的话，相同的动词应该只用一次，如可以合并为“我吃多了饺子/小徒弟裁小了衣服”而不需要重复动词，这无疑更省力的方式。那么为什么相同动词会重复出现，动词重复有何功用呢？对此有很多学者做了解释。

2.1 从信息安排准则的制约来看

有观点认为第二个动词及其动补结构是语义重心，重复动词是由于动词后重要信息单位只能有一个这个信息安排准则制约，为了避免宾补同时出现在动词后，只好重复动词。这种解释虽然指出了重动句将语义焦点置后、并保证了动词后出现一个重要信息的句式特征，但符合这个准则的并不只限于重动句，如“衣服洗干净了。”不仅在信息安排上遵守准则，而

且更简洁省力。当然“衣服洗干净了。”没有出现施事,所传递的信息量比重动句少。不过,即使在句子中给施事提供主语位置,也仍然可以不用重复动词而遵守信息安排准则,如“她把衣服洗干净了。”

2.2 从第一个动词的功用来看

比起“衣服洗干净了。/她把衣服洗干净了。”,动词重复的句式“她洗衣服洗干净了。”合格度要低得多。这样的语言事实使认为重动句表示超常量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不过为什么需要同一个动词重复使用才能表达出超常量?对于这一点,一种看法是第一个动词为表示超常量的而重复的第二个动词“提供常量参照”⁴⁾。但是,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超常量(即本文采用的S的非自主损益)是通过名词性的S或O的变化实现的,那么只要有补语出现就能显示出动词所产生的量是否超常,而不必存在参照量。比如“我吃多了。/我吃得胃疼。/我吃到嗓子眼儿了。”都可以表达超常量,不用提供常量参照。

2.3 从背景信息的角度来看

对第一个动词的功用还有一种观点是,认为第一个动词带上宾语提供了一个背景,用来说明由第二个重复动词所产生的结果的原因。陈忠(2012)说“同一个动词重复出现带来的前后形式关联蕴含内在因果关系。后一个VP作为结果补语,前一个VP倾向被识解为‘使因’,尤其是施事和后边关涉的当事具有领属或‘整体-部分’等利益攸关关系,会激活和强化重复动词之间的‘使因-结果’关系,迫使其识解为因果关系。”实际上只要存在结果就一定存在原因,“衣服洗干净了。”虽然没有重复动词,但“衣服干净了”的结果是由“洗”的动作行为带来的,不需要用重复动词的手段就会自然发生使因-结果的联想。再比如例(14),即使单说“她嫁到美国去了”由于动词“嫁”的出现,已经把“她到美国去了”的原因表述清楚了,虽然“她嫁人嫁到美国去了。”前半部的动宾结构可以理解为后半部的补语的原因,但这并不能说是重复动词的目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重动句重复动词确实有将焦点保证在句子末尾出现、引入第一个动词并为第二个重复动词提供常量参照、第一个动词及其宾语为第二个重复动词设定背景、解释原因等多种功能,但这些功能都不是唯有且仅有使用重复动词这一手段才可以达成的,说是重动句的本质特征似乎还有待商榷。

IV 用重动句表达致使义的句法语义条件

1. 对补语的要求

以动词为对象进行描述,可以考虑不外乎两大类:叙述动作行为的原因/目的等外在因素;叙述动作行为的时间/地点/方式/施事/产生的后果(有时有受事)等内在因素。前者不存在也可以进行动作行为,因此不是必要条件;而后者只要有动作行为发生就必然伴随这些内

4) 转引自杨玉玲(2004)。

在要素，是必要条件。由于方式一定是在动作行为的进程中，那么施事的新变化、受事的变化、与施受无关的一个新情况的出现就是动作行为带来的结果。比如“他吃饭”这个行为发生后，由“吃”带来的结果无非就是“他饱了”（施事的变化）、“饭没了”（受事的变化）、“发现饭里有沙子”（与施受无关的一个新情况的出现）这三种可能。分别用最简洁的方式来表述的话，第一种可以用结果补语“他吃饱饭了。”来叙述，第二种通常选择受事占据主语位置的“饭都吃完了。”这种结果补语句。而对于第三种要用一个句子把这几个信息都传递出去就会选择“他吃饭吃出了沙子。”这种重动句。

表达在进行某事的时候出现了另一个新情况，也可以不用重动句，如：

(16) 他骑马摔断了腿。

(17) 她做饭烫了手。

以上两个句子相同动词只使用一次，句子后半部的结果都指向S，动宾结构与结果之间的语义关系可以有两种解读。一个是动宾结构是后边结果发生的时间，另一个是发生的原因。变换为重动句：

(16)'他骑马骑断了腿。??

(17)'她做饭做烫了手。??

感觉都不太自然。理由首先可以考虑跟动补搭配有关系。郭继懋 王红旗(2001)指出，“粘合式述补结构对于使动性高低有比较严格的要求”，“粘合式述补结构的述语比补语要求有更高的使动性”，比如可以用组合式述补结构“气得我骂了街”，却不能说“气骂了”，是因为补语动词“骂”的使动性比述语动词“气”的使动性高。按照这个观点，例(16)的述语动词“骑”比补语“断”的使动性高，例(17)的述语动词“做”也比补语“烫”的使动性高，应该是合格的，但事实上却没有人这么说。另一个可以考虑的理由是，在语义搭配上不用“得”的粘合式动补结构的结果必须是“规约性”的，比如“杀”与其结果“死”同属于一个“命题认知模式”⁵⁾，能够自然联想出来。“做”和“烫”、“骑”和“断”之间无法发生自然联想，不属于同一个命题认知模式，所以不能用粘合式结构链接。

组合式述补结构可以用来表述偶发性结果，那么加上“得”以后的重动句：

(16) ”他骑马骑得断了腿。?

(17) ”她做饭做得烫了手。?

合格度仍然不高。这说明动宾结构和动补结构之间没有足够的因果关系。因为即使是偶发性的结果也是跟动词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如果在补语中把结果和作为原因的直接动词联系起来，句子的合格度就会提高：

(18) 他骑马骑得摔断了腿。

补语部分加入直接原因“摔”，使“摔断了腿”作为一个整体来体现结果的实现，这样就避免了与谓语动词搭配不当的矛盾。

5) 这个提法转引自郭继懋 王红旗(2001)，详见张敏(1998)《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另一种有异曲同工之效的方法是，在补语部分出现一个小句：

(19) 她做饭做得手上都是烫伤。

用“手上都是烫伤”这个另起的事件句来做结果，切断了必须跟动词“做”搭配的不便。

这样看来，用组合式动补结构重动句时，补语部分如果出现了除了S、O以外的第三个名词性成分，就必须是个独立的整体，具体方式或者是由直接原因动词引领的结果补语结构，抑或是一个主谓结构。

如果是粘合式动补结构的话，就跟不用重动句时条件一样，只要符合使动性高低的要求、动词和补语为同一命题认知模式，句子就能成立：

(20) 他砍树砍断了斧子，还差点儿伤着自己。

没有第三个名词出现时，用重动句表达致使义的句子都是粘合式动补结构：

(21) 他上班上烦了，真想请假去哪儿玩儿玩儿。

(22) 她唱歌唱红了，一下子成了大明星。

上文中已提到，补语的语义指向可以任指S、V、O的任何一项，但重动句的补语以语义指向S的较为多见。

2. 对宾语的要求

对比以下三个句子，可以看到结果补语后出现的宾语有些特殊：

(23) 他喝醉酒了。

(24) 他喝醉啤酒了。X

(25) 他喝啤酒喝醉了。

宋文辉(2007)运用概念凸显(salient)理论⁶⁾来解释以上三个例句。不同句法位置对各自的凸显程度有诸多限制，“凸显的概念成分与凸显的句法位置匹配”，“自动动结式后的位置凸显程度比较低，只能出现‘酒’这种凸显程度低的概念成分，不能出现‘啤酒’这样的凸显程度高的概念成分。”所以例(24)不成立，而(23)可以。对于例(25)宋文辉(2007)的观点是，“这说明重动宾语位置比自动动结式之后的位置凸显。”“当动结式的概念结构中主事件和副事件的联系的可预测性非常低的时候，句子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为了降低这种困难，往往需要把副事件显现出来，这样就形成了重动句的形式。”重动句宾语位置更凸显这一点，无疑通过以上三例确实可以证明很有说服力。其有关主副事件的观点涉及到重动句的成立动因，与上文2.3提到的背景信息的观点有相通之处。

对于重动句宾语曾有观点认为不能是定指成分，必须是无标记的。但王灿龙(1999)明确指出，“重动句的宾语是相对开放的，重动句的生成并不取决于宾语的有无标记及定指和无指，只要语义上匹配、协调，各种形式的宾语都能进入重动句”。从事实语料中也能看到类似“啤酒”这样的定指成分充当重动句宾语的句子。要讨论的是，宾语是定指或无指对整个句子的

6) 宋文辉(2007)的定义为“所谓凸显就是在认知上被注意的程度高”。

语义焦点有何影响。

(26) 他看小说看得入迷，忘了时间。

(27) 他一个小学生，竟然能看古典小说看得入了迷。

单说一个无标记的“小说”当宾语时，句子末尾出现的结果补语“入迷”是语义焦点所在。而用有标记的“古典+小说”作宾语，就有可能改变焦点位置，使宾语部分成为整个句子所要传递的语义焦点。

众所周知，汉语的自然焦点在句子末尾，而通过改变语序、使用某些标记(如“是……的”)、增加描写限定成分等方法(还包括语音手段)，都可以设定对比焦点。例(27)的自然焦点仍然是补语“入了迷”，而带有限定成分的宾语是对比焦点，而对比焦点也可以成为整个句子的信息焦点。

从语义焦点的不同来看，动词是否重复会形成不同的语义焦点，进而对句子的语义产生影响：

(28) 他唱红了这首歌。

(29) 他这首歌唱红了。

(30) 他唱歌唱红了。

(31) 他唱歌红了。

例(28)和(29)的“红了”都指向“这首歌”。不同的是，“这首歌”占据句子末尾的自然焦点出现的位置，但由于补语的出现，动补结构的信息量超过主语和宾语，句子的语义重心从句子末尾移动到了动补结构上，“唱红了”是句子的语义重心。例(29)中信息量最大的动补结构正好位于句子末尾的自然焦点位置，可是由于改变了宾语的位置，语序的变化加上“这首”的限定使整个句子的语义重心最终落在“这首歌”上。两个句子比较起来，(28)突出他独特的唱法使这首歌广为人知，而(29)则凸显他的歌唱生涯中一枝独秀地有这样一首歌。重动句(30)的补语指向S，“他红了”，与例(31)相同。不同的是，重动句(30)的谓语动词是“唱”，在宾语是无标记的情况下，信息量很少，句子的语义重心就是自然焦点即补语“红了”。并且由于同一个句子里出现两次同样的动词，位置由宾语隔开而呈首尾，同时结果补语因为有了“结果”，重复出现的动词作为引发结果补语的动词很容易被扫描为事件终点，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从动作行为始点至终点的一个“过程”，句子就有了终于达成的含义，补语所表示的结果是他唱歌这个行为积累的逐渐达到的结果。而例(31)“他红了”构成主谓关系，“唱歌”解释“红了”的原因，可以看作是个状语成分，这个状语成分作为对比焦点，容易成为句子的信息焦点。⁷⁾ 句子在整体上没有重动句那样的积累过程，可以是逐渐达到的结果，也不排除瞬间致使的结果。

通过以上四个例句的对比，可以发现，如果要将补语的语义指向引向S，可以考虑的是重动句或是动宾结构充当状语的因果关系句。而二者相比，重动句表达的信息量大，不仅指

7) 当然，语境和重音可以改变对比焦点的位置。

出了因果关系,还可以反映事件的起始。当然,谓语动词本身的特征也影响是否有明显的过程,比如上文中的一些例句(她嫁人嫁到美国去了)就是表示因果关系的。还有一点不同,就是用动宾结构作状语的因果关系句,在链接更多情报时只能用粘合式补语:

(32)她唱歌红遍了大江南北。

而重动句的链接方式更加自由:

(33)她唱歌唱得红遍了大江南北。

(34)她唱歌唱得没有人不知道她。

(35)她唱歌唱红了大江南北。

既可以用组合式也可以用粘合式,对词语的选择更加自由,这影响了语用程度,而更便利的方式当然会被优选。

V 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的重动句补语和宾语的特征,特别是补语语义指向与主语和宾语的关系,可以说,致使义重动句为了通过补语来表达S的非自主损益,要尽可能将补语这个语义重心放在句子末尾的自然焦点位置上。而要同时达到语义指向S并且补语位于句子末尾这两个目的,只能使用动词重复或将动宾结构作状语的因果句这两个方法。由于前者的链接功能高于后者,最终重动句被选择为最佳方式。当用重动句链接除了S、O以外的第三个名词时,虽然既可以用粘合式补语(他砍树砍断了斧子。),也可以用组合式补语(他砍树砍得斧子都断了。),但用组合补语时必须保证补语的独立事件性。

参考文献

- 孙红玲(2004)〈致使性重动句的量变图示〉,《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唐翠菊(2001)〈现代汉语重动句的分类〉,《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陈忠(2012)〈“结构-功能”互参互动机制下的重动句配置参数功能识解〉,《中国语文》第3期
 项开喜(1997)〈现代汉语重动句的功能研究〉,《中国语文》第4期
 王灿龙(1999)〈重动句补议〉,《中国语文》第2期
 戴耀晶(1998)〈试说汉语重动句的语法价值〉,《汉语学习》第2期
 朱琳(2011)《汉语使役现象的类型学和历时认知研究》学林出版社
 周红(2005)《现代汉语致使范畴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杨玉玲(2004)〈重动句研究综述〉,《汉语学习》第3期
 施春宏(2008)《汉语动结式的句法语义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宋文辉(2007)《现代汉语动结式的认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玄玥(2011)〈现代汉语动结式的补语是一种内部情态体——“完结短语”假设对动结式结构的解释〉,《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拓展(五)》
 施家焄(2011)〈关于助词“得”的几个问题〉,《语法研究和探索(精选集)》
 范晓(2000)〈论“致使”结构〉,《语法研究和探索(十)》

- 司马翎 沈阳(2008)〈汉语动结式的句法构造和补语小句的内部结构〉,《语法研究和探索(十四)》
- 石慧敏(2011)《汉语动结式的整合与历时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
- 帅志嵩(2009)〈“哭湿”类动结式的衍生过程及其词汇化〉,《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郭继懋 王红旗(2001)〈粘合补语和组合补语表达差异得认知分析〉,《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林忠(2010)〈功能语法视角下的重动句句法语义考察〉,《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第5期

致使义重动句的语义辨析

田 禾

本文以表致使的重动句为对象，探讨重动句在表致使义时的句式特征，从而明确这类句式所表达的语义重心。并通过与其他致使句进行对比，进而探讨汉语表达致使语义的不同方式，以期对用重动句表达致使的使用条件加以归纳。

首先从致使结果体现的对象的角度入手，认为重动句所表达的致使义是以S为主体的，S非自主的直接或间接损益就是重动句所表达的致使结果。其次通过各类致使义重动句的比较，认为重动句的致使义是通过小句叠加之后、由补语所叙述的一个客观情况的出现来实现的，这个新情况多是以S所发生的变化来具体显现，也有补语的语义脱离S、O而以“出/到”等动词介引出来的新情况。归纳了对动词重复的功用，指出重动句重复动词确实有将焦点保证在句子末尾出现、引入第一个动词并为第二个重复动词提供常量参照、第一个动词及其宾语为第二个重复动词设定背景、解释原因等多种功能，但这些功能都不是唯有且仅有使用重复动词这一手段才可以达成的，说是重动句的本质特征似乎还有待商榷。最后运用焦点理论及语言的经济原则，得出的结论是：致使义重动句为了通过补语来表达S的非自主损益，尽可能将补语这个语义重心放在句子末尾的自然焦点位置上。而要同时达到语义指向S并且补语位于句子末尾这两个目的，只能使用动词重复或将动宾结构作状语的因果句这两个方法。由于前者的链接功能高于后者，最终重动句被选择为最佳方式。当用重动句链接除了S、O以外的第三个名词时，虽然既可以用粘合式补语（他砍树砍断了斧子。），也可以用组合式补语（他砍树砍得斧子都断了。），但用组合补语时必须保证补语的独立事件性。